

書評

歐亞海上之王：群起紛起的海上大亂鬥

To Rule Eurasia's Waves: The New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at Sea

詹騏瑋 *Chi-Wei Chan*

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碩士生

M.S. Student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大的海軍，方能展現睥睨海上的力量，只是現在（在公海上）效果不比當年，那時打出中立的旗號，也不能保你無虞。」

— 阿爾弗雷德·馬漢，《海權對歷史的影響：一六六〇—一七八三年》

一、前言

《歐亞海上之主：群起紛起的海上大亂鬥》可謂 2022 年一本針對當前國際結構強權競逐有著深刻分析的專書。然而，有別於既有多數大國地位爭奪的相關文獻書籍，作者 Geoffrey F. Gresh 更加專注在主要國家於海上權力之競合。是以，全書旨在探究歐亞區域的海洋強權之爭何以影響該地區甚或是整個國際秩序，並點出從古至今的強國大戰略（包含美、中、俄、印等），始終必須考量如何掌控國境以外那片陌生海域並投射力量。鑑此，受三大洋所圍繞、集結眾多戰略、經濟與資源命脈之歐亞地區，在

諸多欲爭奪權力地位的國家將目光交織於附隨該區周圍海域上時，亦無可避免地展開海上爭奪之態勢。

本書不僅在大國競爭的觀點上別出心裁，亦可看出 Gresh 在研究設計與方法上皆相當嚴謹，清楚的問題意識帶出具體的研究問題，讓整體研究架構對學術研究者而言極具參考價值。從不同海洋大戰略學派思想切入，詳細回顧海軍至上主義（navalism）與海權中心經貿發展之歷史脈絡，再分別比較七個海洋區域以解釋現今俄羅斯、中國與印度對海洋權力擴張之動機與目的。作者以「追求地緣經濟」、「追尋國際地位與威望」以及「確保海上要道之安全利益」作為全書三個主要自變數，以此觀察為何上述三國欲轉而投入歐亞海域上的權力競爭，並認為個別國家海軍軍事能力與海洋經濟國策（本書稱之為海洋地緣經濟）將會篩選出誰能夠在這場海域領導權爭霸賽中脫穎而出。誠然，這場海上博弈也將可能為未來國際秩序創造出結構性變動。

二、不黯水性則難成大器

對海洋權力的重視造就了吾人熟知成功且偉大的戰略，這項核心論述貫穿了全書前後文。如 Gresh 在其書中引用了歷史學家 Walter McDougall 那段話，¹ 那些著名大戰略幾乎或根本等同於海洋戰略。若更為精細將其觀點翻譯成集合邏輯論述，則即為「擁有海洋視野是成功大戰略的子集合」，換句話說，打造強力海權是大戰略成功不可或缺的必要條件。當任何國家想要立足於國際體系中受尊重、強大的位置時，就必須要有強而有力的海權作為後盾，如此以便其將自身力量投射至全世界。

試想，若要在新世紀中成為海上強權乃至新興霸權，就須掌握覆蓋地球表面積 70% 以上的海洋。時至今日，大多數國與國之間貿易仍以海運為主，

¹ Geoffrey F. Gresh 著，葉文欽譯，《歐亞海上之主：群起紛起的海上大亂鬥 *To Rule Eurasia's Waves: The New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at Sea*》（台北：時報出版，2022 年），頁 16。

資源與貿易帶來財富，財富帶來競爭，競爭影響利益，而利益則需要軍備加以保護。據此，也造就軍事實力輔以經濟國策為主的對外擴張模式。而根據過去經驗加以顯示，能夠真正意義上進行實質競爭者，不外乎客觀上「有能力」且主觀上「有意願」，這也是為何作者在歐亞地區「行為者」個案解釋上選擇了俄、中、印三國，即便三者並不完全有意在其相互間進行零和遊戲（zero-sum game），也非皆為不滿既有秩序的修正主義者（revisionist），然而他們都有一項共通點，亦即「對自身強權定位的渴望」。因此，當貿易、安全利益與對威望的追求同時發生在特定不同國家身上時，不停擴展海軍軍備、更頻繁運用經濟國策（economic statecraft）及隨之而來屬於海上新世紀的「大亂鬥」將難以避免。

大戰略是一種非常廣泛、抽象且模糊之概念，需要一個「施展平台」使其從而進入下一個更為具體的戰術階段，海洋即是，而其功用遠遠不止於此。舉例而言，核子嚇阻（Nuclear Deterrence）屬國際關係中於冷戰至今最為人熟知的戰略之一，然其要發揮效用的前提是「二次核報復打擊能力」之存在，而將彈道飛彈裝載於潛艦上正是讓此種戰略昇華的戰術之一，致使國家擁有核三位一體（nuclear triad）完整核子嚇阻能力。如同現實主義一貫思想，這是一種身處於生存恐懼之中的競賽，只不過再次透過「海洋」這一場域，將國家間爾虞我詐的較量與安全困境呈現給世人。換言之，對於參與這場海上爭奪戰的行為者而言，習得「增加自身海軍實力」這項水屬性為重中之中，也因此海軍至上主義似乎又再度站穩了在決策圈中的位置。惟自古以來，富國則以強兵，無論是以軍事能力保護既有貿易經濟利益，抑或是穩定經濟能力以增加國防預算進而提升實力，經濟因素始終揮之不去。Gresh 似乎也意識到這兩者間內生性（endogeneity）關係，因而在描述國家為何投入海權競爭時，也相對更著重於貿易利益與如何運用經濟力量等相關經濟因素之影響。

三、面海的政治經濟學

經濟作為權力計算指標之一，既是誘因（慾望），也是震懾他國的手段（威望）。而成為國家政策工具之一，則早在古希臘時代即可發現其蹤影。² 因此，無論是在人類社會抑或是國際社會，經濟因素對吾人生活周遭影響的顯著性自古不減。然而經濟不會永遠只是陳腔爛掉由一堆數字或數學公式模型堆疊而成，組合他亦受他影響的，是其內生密不可分的政治考量，換言之，此為交叉重疊並互為因果的政治經濟學領域。³ 經濟利益分配不均、資源短缺有可能引發政治鬥爭，另一方面，國家也同時可以善用經濟利誘（*inducement*）、制裁（*sanction*）以達成自身戰略利益的政治工具。Gresh 在本書中所意旨的「海洋地緣經濟」即採取類似定義，遂本文於此另稱之為「面朝海洋的經濟國策」。

書中將經濟手段聚焦在主要三大類項目上，分別為：（一）貿易政策、（二）投資政策與（三）能源大宗商品政策，此三者也與現今強權海上競爭現狀最為貼切。⁴ 無疑，合作與競爭僅有一線之隔，在世界各國因為全球化伴隨經濟相互依存度增加的前景之下，複雜貿易網絡需要國際間合作加持。惟正如學者 Drezner 所述，如果國家間協議一致的合作方能促進全球治理之有效性，毋寧大國間利益分配趨同與否更可謂國際合作成功之根本條件。⁵ 鑑此，或許競爭與分歧才是常態，而如何在競爭困境下確保貿易利益，就是將錢花在最具有實質跨國性的刀口上，海上貿易，並投資與此高度相關的各類建設與發展，諸如海外港口或軍事基地等。

自古以來，俄羅斯就不斷地在尋找溫水港，其意義在於有效的對外投射國力，並正常與他國進行經貿往來以增加自身經濟實力，正可說是這橫

² David A. Baldwin, *Economic Statecraft: New Edi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 p.xi.

³ Baldwin, *Ibid.*, p. 1.

⁴ 同註 1，頁 22。

⁵ Daniel W. Drezner, *All Politics is Global: Explaining International Regulatory Regim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5.

跨歐亞地域的大國欲汲汲營營之利益所在。因此，從此角度觀之並以歷史經驗分析，克里米亞半島對出入黑海與地中海握有至關重要的位置，其伴隨著是能源疏通的便利與經貿利益之增加，再審視近年來該區域所發生的危機與戰爭，一切即因為有利可圖所致；而中國則將南海與東海列為其重要海權戰略核心之一，尤其近年來在南海人工島嶼上大動作戰略部屬，不外乎因為該區域內具有豐富的天然資源，以及作為大量貿易航道之樞紐，掌握該區域等同掌握大量經濟發展之來源。除此之外，台海亦為中國重點戰略三大核心之一，可見海洋做為一個「媒介」對於中國而言是如此之重要；印度亦然，海洋貿易在其整體經濟成長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從2005到2015的十年間，貨櫃貿易量成長翻倍，且在未來可預期的時間內，海上貿易也有可能將近佔據印度總體貿易量的九成多，⁶ 如按照這種趨勢，海權中心思想無庸置疑將根深蒂固在國家利益決策當中。

論自然資源等能源議題一直都是許多國家利益之所向，其所直接牽連的是國家經濟成長之動力，尤又以人口大國（中國與印度等）甚為關切。至此，讀者難免有些許疑問，美國作為能源取向大國，為何沒有被書中納入解釋？這也是 Gresh 在本書中不斷強調，美國為人詬病的戰略導向。現今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雖然由美國一手建立起，然其過於專注在散播形而上的民主體制思想，墨守成規的經濟能源政策過度聚焦於中東與中亞，打著反恐旗幟浪費軍力資源而忽略海上局勢（歐亞海域與北極圈）發展，即便仍保有絕對軍事優勢，卻無法否認客觀上相對實力差距正在迅速縮減的事實，更遑論想繼續穩定維持該自由主義秩序。面對具有修正主義心態的中國與俄羅斯，美國勢必得重新了解到海洋在未來國際格局中，將扮演著群雄並起的舞台，強權於海上之競逐對國際政治經濟情勢有莫大影響。

⁶ 同註1，頁198。

四、權力動態雙面向

在國際政治現實中對於一國能動性的指標往往端看其是否擁有在工業與科學技術上發展遠程投射能力，換句話說，工業技術與科技往往是國力的投射，而其背後需要穩定的經濟發展作為基石。科學技術在工業革命後日新月異，國家長程投射能力亦日漸上升，也因此逐漸降低全球擴張所需要的成本與代價。當全球化的進程展開之後，原本理應沒有連結的不同世界之間隔閡越來越少，與之隨來的是經貿網絡越來越錯綜複雜。如前所述，在這種趨勢下，經貿命脈與國家安全利益之間有高度正相關。回顧本書中描述影響俄、中、印三國在海上進行強權競爭的三個動機（亦即變數，分別為對海洋地緣經濟的重視、追求國際威望與地位以及確保海上貿易交通安全利益），便可以歸納出兩項交集。首先，對經濟因素（非傳統安全面向）格外重視。無論是向外輸出的經濟國策手段，或是對內確保經濟實力成長與利益不受損，經濟著實為政治戰略關切的核心；第二，則是三項動機皆加速了國家推廣注重海軍實力為主的海軍至上主義（傳統安全面向）。既以經濟穩定軍事發展，再以軍事能力穩固經濟利益；復以經濟、軍事能力增長權力地位，進以權力威望獲取更多物質利益。

以疫情期間中國「健康絲綢之路」作為例子，該絲綢之路是一帶一路倡議（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的一個重要組成，⁷ 也成為中國展開疫苗外交（vaccine diplomacy）最好的平台，並為其帶樹立好名聲與負責任大國等威望，於此同時，中國也創造了巨大機會打破印度和西方製藥公司長期主導的市場。以疫苗的價格每劑 10 美元來說，淨利潤率為 40%，即便在中低收入國家的疫苗市場上僅佔有 15% 的份額，也為中國經濟帶來 108 億美元的總銷售額和 43.2 億美元的利潤，⁸ 大量的經濟收益無疑為軍事支出提供厚實的基礎。

⁷ Yanzhong Huang, "Vaccine Diplomacy Is Paying Off for China," *Foreign Affairs* (2021/03/11),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21-03-11/vaccine-diplomacy-paying-china>

⁸ Huang, *Ibid.*

於此，本文將兩種層面視為一種正向 two by two 動態循環（如表 1）。跨越議題、傳統與非傳統安全，如此循環模型或許可以適度檢驗欲追求成為霸主的結構強權國家（滿足前述主客觀要件），其行為最終是否會趨於一致。

表 1 權力增長雙向動態表

	權力	利益
非傳統安全	↑	↓
傳統安全	↓	↑

資料來源：筆者自製。

五、反思

全書雖然著重在經濟、軍事能力與權力競逐中如何描繪出未來國際海上局勢，不過在一些細微資訊中，也提醒了吾人作為地球村一份子，雖身處各個不同民族國家之中，惟勿忘人類安全與國家安全不能畫上等號。在氣候變遷下，北極圈生態與原住民生活環境面對劇烈變化，然而國家卻更多在爭取北冰洋通行權以及珍貴的自然資源，換句話說，國家對氣候變遷的關切，是重視環境生態還是尚想資源利益，顯然多數成分為後者居多。

另一方面，在研究上值得吾人省思的是，「地緣」一詞的重要性。事實上，如果將威望理解成權力之一，其實國家對於威望之追求不過是權力競逐的一部份，不只是海上亦不限於歐亞，而可以通則化至全世界，物質能力亦然。是故，威望與能力之投射相輔相成，限制國家擴張的究竟是地理變數還是能力不足，將挑戰「地緣」這項概念。舉例而言之，在誘因一致的前提之下，投射能力高低與地緣環境優劣所產出的四種排列組合中，應該可以預見即便

地緣環境惡劣，具有高技術能力之國家依然可以克服該困境，並將權力投射擴張於該地。有鑑於此，本文對海權簡潔的定義即為「各種能夠征服且稱霸海的能力」。屆時，在這海上群雄並起的大亂鬥時代，完美詮釋海權的國家亦將成為歐亞海上之主。

責任編輯：蔡旻綦